

參加 1999 IUPAP 會員大會報告

張達文

中華民國物理學會理事長

我與楊信男教授於 3 月 17 日到達 Atlanta (Georgia, USA) 參加於 18 日開始的 IUPAP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 國際物理與應用物理聯盟第 23 屆會員大會，並於 20 日大會結束後繼續參加美國物理學會(APS) 在 Atlanta 舉辦的創會百年慶會。IUPAP 每三年舉辦一次會員大會，一般都在 9 月舉行，今年為配合主辦單位 APS 的百年慶而改在 3 月。會議由現任 IUPAP 理事長 Jan Nilsson (瑞典)，下任理事長 Burt Richter (美國) 及上任理事長 Y. Yamaguchi (日本) 共同主持。

目前，本學會以 " The Phys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 的名稱參與。大陸的物理學會以 " The Chinese Physical Society, Beijing " 的名稱參與。兩會的會員名稱在 IUPAP 的報告內都加了 " China: " 的標題。我目前尚不能了解 IUPAP 加這個標題的目的與原由。根據我詢問多位本學會過去的理事長及沈君山教授，目前的名稱是多年前大陸的物理學會申請加入 IUPAP 時，為了避免排除我國的代表權，而在李政道院士會同 IUPAP 及大陸與本學會代表的共同協商下定案的。可是根據沈教授的記憶，當初同意的名稱大陸是 "China: The Physical Society located in Beijing" 以示對等。我在本次大會開會前向當年曾代表 IUPAP 參與協商的現任理事長 Nilsson 求證，但是根據 Dr. Nilsson 所說，現在的名稱與當年協商結果完全相同。不幸的，當年的協商並無任何文字記錄。因為這一類的協商並非

IUPAP 憲章中明定之程序，因此無保留文件之必要。

由於目前的名稱雖然滿足了當初參與協商的各方代表對 "對等" 的要求，但是本學會與大陸的物理學會同時掛名在一個簡稱 " China: " 下，是 IUPAP 中唯一的例外，並且產生了許多有意或無意的誤會、錯誤與困擾。而且在當今國際社會的語言與認知中 " China " 幾乎是等同於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例如，今年 APS 主辦 IUPAP 會員大會的秘書就因為政治敏感度不夠(或其他未知因素)而在會議的第一個 Bulletin 中將兩個會員單位的 " China " 簡稱同時改為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這個錯誤經由本會 IUPAP 聯絡人，本會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楊信男教授(台大)發現後去函要求更正。APS 才在往後的 Bulletin 中更正並私下表示歉意。這一類的錯誤與困擾在往後將會一再發生。我們並不能期待每一個行政單位的文書秘書都會有國際水準的政治敏感度。為此教訓，本會理事會與常務理事會在 IUPAP 大會前幾個月曾重覆討論如何避免未來發生同樣的事件。常務理事會與理事會決議由楊教授及我向 IUPAP 尋求更改 " China: " 簡稱或標題的可能性。

17 日夜間，我由於飛機誤點未能參與 IUPAP 之 reception。楊教授在 reception 中與 Dr. Nilsson 及 Dr. Yamaguchi 談到上述名稱的困擾。由談話中楊教授可以感覺到更改名稱的困難度極高。18 日第一天的的大會在 Atlanta 近郊的美國前總統卡特的 Carter Library 舉行。在會前我有機會與 Dr. Nilsson

及 Dr. Yamaguchi 談到本會簡稱的困擾及更改的可能性。Dr. Nilsson 表示，現在的名稱是當初 IUPAP 與雙邊協商的結果，因此，除非大陸的物理學會同意重開協商會議，否則 IUPAP 不會進行任何更動。我向他們強調，台灣是民主社會，本學會是人民團體，本會對外的英文稱謂只需要本會的會員同意，原則上並不需要事先徵求本國政府的同意，因此要本會先徵求他國政府（或團體）的同意才能更動，實在是不合邏輯與常識的。但是 Dr. Nilsson 仍然認為當初在協商中 IUPAP 已經同意尊重尋現在使用的名稱（雖然本協商並無任何文字記錄），因此除非協商各方同意重新協商，否則 IUPAP 必須繼續尊重協商結論。我與楊教授都預料要北京物理學會同意重開協商是很難的，因此我們在會議期間，並未再嘗試這個解決困擾的方式。同時也決定將在未來本會的常務理事及理監事會中檢討本會參加 IUPAP 之意義及本會參與的份量以及對 IUPAP 之會費貢獻額度。

目前在 IUPAP 中，本會貢獻會費 3 份（每份 2500 瑞士幣）有投票權 2 份，各委員會代表 3 人（相對比較，大陸出會費 8 份，投票 4 份，委員會 11 人，南韓出會費 3 份，投票 2 份，委員會 8 人）。開會的第一天討論 IUPAP 各學術專題委員會委員名單。本學會曾書面提名 10 人，但是 IUPAP Council 只提名 3 人（統計物理委員會：胡進錕；低溫物理委員會：吳茂昆；表面物理委員會：鄭天佐）。本次會員大會首度取消現場提名制度，但楊信男教授仍在現場大力爭取，希望天文委員會能增加提名魯國鏞教授為委員，委員會主席 Prof. Sato (日本) 也表示支持，但是大會主席(Nilsson) 不願接受任何提名。此與 IUPAP Council 提名韓國 8 位委員相比，我國只有 3 名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低。尤其我國近年來研

究成果與韓國相比並不遜色。如此低提名的主因之一可能是 IUPAP 一向將本學會與大陸物理學會當成代表同一“國家”而在每一個國家最多只應有一個代表的不成文規定下，本會提名的人選就因為與北京的學會互相排擠而被犧牲了。尤其是，在 IUPAP 的提名名單上，每一個候選人都被冠上了一個“Country”（國家）的帽子，而本會與北京的學會被冠上同一頂帽子“China”。明明我們是兩個互相獨立繳費的會員，各繳各的會費，各提各的票，但是在提名單卻被列在同一個口袋之中。顯然不只是在剝削我們的權益，亦剝削了北京物理學會的權益。因此上午各委員提名名單討論接近結束時，我舉手發言指出：1)提名單中的“Country”與會員並無一對一對應。IUPAP 在提名單中用“Country”會造成投票代表的錯誤認知，以為本會與北京物理學會代表同一個物理社群，以致造成本會與北京物理學會在委員會的提名單中，人數都少於應有的代表性。用同一簡稱來歸類兩個學會，同時傷害了兩個學會的權益；2)IUPAP 的憲章中明白規定會員並不一定代表某一國家，成員只需要代表一個區域的物理社群即可。因此用“Country”來歸類會員並不恰當。當場主席僅口頭向大會澄清“China”的“Country”歸類下有兩個物理學會，並答應以後改善。

18 日下午，舉行各委員會業務報告及各會員代表提案。提案中有 1) IUPAP 行政主管建議通過一個宣言 (Statement) “The Importance of Physics to Society”，簡約的闡述發展物理學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宣言的目的在協助發展中國家的物理學者推動其國內物理學的進展。該宣言在經由冗長的文字細節討論後於第二天定案。我已請求楊教授翻譯該文，希望以後在物理雙月刊中英文並列刊出。2)瑞

典物理學會提案設 “ Woman in Physics “ 委員會來研究如何提昇女性科學家的地位與人數。

18 日晚上是 IUPAP 的宴會。IUPAP 主席 Nilsson 特別安排我與楊教授和他及前任主席 Yamaguchi 同桌，不知道是否有安撫本會代表的意味。晚會由美國物理學會（APS）作東，APS 理事長 Jerome Friedman（諾貝爾獎得主）致歡迎辭，現任及下任 IUPAP 理事長 Bert Richter（諾貝爾獎得主，美國）上台致辭。欣賞宴會上演奏的爵士樂團是我參加本會最感開心的事。

19 日上午投票選委員會委員。不出意料的，IUPAP Council 提名的人選幾乎全數當選。19 日下午 APS 安排會員到 Lucent 公司的研究中心去參觀。我沒有參加，而是抽空到鄰近的 OCPA Meeting 去聽幾個演講，晚上並應邀主持該會晚上的演講會，介紹四位台灣來的傑出研究人員的演講。

20 日上午公佈新任 IUPAP 行政及各委員會成員，並通過提案及宣言。在中間休息時間，楊教授與我主動與北京物理學會代表及 IUPAP 秘書長 R. Turlay 協商建議 IUPAP 未來在用各學會縮寫時應明確分清北京與我學會是代表二個分別的社群。經北京代表與 IUPAP 副主席周光召協商後同意由我草擬一封二會共同給 IUPAP 的建議。此建議信經北京代表團長--北京大學校長陳佳洱修改，雙方共同簽字後立刻呈給 IUPAP 秘書長 Dr. Turlay，交由第二天舉行的 Council meeting 來討論本信內容。

大會結束後數週，我以 E-mail 向 Dr. Turlay 查詢 Council meeting 的結論，Dr. Nilsson 回信給我，信中同意以後兩會的縮寫如我們二會所建議用 “ China (Taipei) “ 及 “ China (Beijing) “ 來明確區分。但在信中，Dr. Nilsson 仍然用在 IUPAP 憲章中沒有明確定義的政治名詞 “ Country “ 來歸類會

員。我馬上寫一封信給 Dr. Nilsson，重新陳述用 “ Country “ 這一類的政治名詞來歸類會員的不當，表示這只能增加學術交流的障礙，不如以 “ membership “ 來取代比較切合實際。

20 日下午參加 OCPA 最後半天的演講會。有 Steven Chu, Patrick Lee, Raymond Chao, Jason Ho 等多位名家有趣的報告。晚上則參加 APS 主辦，以款待國外來參加 APS 慶會學者的國際晚會。APS 特別安排每桌有一位美國的諾貝爾獎得主及一個高中老師作陪客。另外我與一位 Physics Today 的報導記者 Schworzchild 同業相談甚歡。楊教授也告訴我他的位置在 John Wheeler 與 Lederma 的旁邊。

21 日一大早，我與楊教授決定邀請前北京科學院長（現任 IUPAP 副主席之一）周光召博士共進早餐。周院長夫婦爽快地答應了。席間談了不少兩岸之間的問題及人物。我向周院長說明，本會的名稱並非不能改變，我很希望未來能用一個國內，國外都能通用的名稱。目前台灣內部官方對這方面的限制愈來愈少，反而是北京的態度較無彈性。我問他如果可行的話，本會可派一個代表團到北京與相關單位協商，談出北京的底線作為本會未來名稱的參考。周院長不置可否的說等我到北京以後再商談。

22 至 23 日，我參加 IUPAP 研討會，聽了含 Steven Weinberg 在內的許多演說，並在 22 日上午給一個演講，談我與文小剛、牟中瑜、吳清龍合作的一個高溫超導機制理論。接著 23 日晚上就搭機返台。

P.S 附上 IUPAP 的網址 <http://www.IUPAP.org/>